

新风霞回忆文丛



童年纪事

新风霞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新 风 霞 回 忆 文 丛

童年纪事

新风霞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新凤霞回忆文丛

童年纪事

新凤霞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6.375印张 388,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23.00元
ISBN 7-202-02098-X/I·469

出版说明

新凤霞是中国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是家喻户晓的“评剧皇后”。同时，也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杰出作家。自1957年在《人民日报》首次发表文章至今，新凤霞已经写出了二十余部回忆录和戏曲艺术论文集。它们是一位艺术家兼作家大半生悲欢离合、荣辱沉浮的真实写照，显示了其现代艺术史、社会史的宝贵史料价值和丰厚的内涵。本书则是新凤霞上述写作成果的一部总集，因而从总体上更为集中地体现了“新派”文体的魅力和成就。

本书共分四卷。卷一为《童年记事》，主要回忆作者身世、家人和童年起在天津学艺以至成名的经历；卷二为《梨园旧影》，记叙作者在南北各省的演艺生涯，在北京的舞台拼搏，解放后获得新生，艺术上进入黄金时期以及对梨园同仁前辈、文艺界大师名流的回忆与缅怀；卷三为《人世琐忆》，详述了作者与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相识、恋爱、结为伉俪的全过程，1957年反右运动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的迫害、摧残，以及身边同行、亲友们遭受的不幸；卷四为《艺海博览》，主要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论述戏曲表演艺术上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介绍自己的亲身审美体验，并且

收录了全部自创的“新派”代表剧目的唱腔词谱。全书基本上以文章内容反映的时代先后为序。

因为作者病体不便，所以本书由作者授权本社代为编录。由于时间紧迫和编者水平所限，加之本书内容庞杂，时空跨度较大，因此在编排上和其他编校诸环节上，粗疏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恳请各界专家和广大读者朋友不吝批评赐教。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年5月·石家庄

作者小传

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

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任主演，二十岁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演唱方法，发展为五十年代至今的最大评剧流派之一——新派。“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及剧院某些领导、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致病，谢绝舞台；虽自幼失学，却努力自学从事创作，作画，均有成就，并不断培养出青年一代的新派评剧演员。

代表剧目有：《花为媒》、《杨三姐告状》、《三看御妹》、《乾坤带》、《艺海深仇》、《刘巧儿》、《祥林嫂》等，其中《刘巧儿》、《花为媒》摄制成电影。

著作有《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我当小演员的时

候》、《恩犬》、《我与溥仪皇帝》、《新凤霞说戏》、《我和吴祖光》、《新凤霞评剧谱》、《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等二十余种。

现任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评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序

杨宪益

四卷本的《新凤霞回忆文丛》即将出版，欣喜之余，写此序文，并祝贺她的七十寿辰。

新凤霞女士是名满中外的戏曲表演艺术大师、散文作家、水墨画家，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她从六七岁的幼龄就在京剧舞台上扎了根，七岁起开始学京剧基本功，八岁登台就受到观众的激赏。十四岁改唱评剧一鸣惊人，迅速远近驰名。进入新中国，更以《刘巧儿》、《牛郎织女》、《祥林嫂》、《杨三姐告状》、《花为媒》、《乾坤带》以及一些传统剧目名扬中外；而且桃李满园，入室弟子遍全国……五十年代以后，因历次政治运动以病、伤致残，中断舞台生涯而仍为广大观众深深怀念至今。

凤霞的遭遇不幸却起源于她的丈夫吴祖光先生的直言贾祸。祖光于1958年被远戍北大荒之前夕，凤霞甚至被当时的一位“领导”劝她与丈夫离异以保“安然”，但她断然拒绝，以“王宝钏等薛平贵一十八年，我可以等二十八年”为答；铿锵有声，与祖光的感情始终坚贞不变。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值得我们这些朋友作为楷模和典范。更加难以想象的是，凤霞生长在天津南市的贫

民窟，自幼十分贫穷，艰苦备尝；六七岁的童年时代就负担起照顾更幼小的弟妹的重担，并同时进入学艺的艰困生涯。即至在舞台上名震遐迩亦没有得到一天学习文化的条件和机会。但由于自己从幼小便萌生的追求文化的强烈要求，以完全出于自己艰苦奋发自学的努力，从阅读“小人书”到简单的启蒙识字，开始由简入深的勤奋刻苦的学习，受到前辈老师老舍先生的鼓励。更由于和祖光结婚之后的熏染，由简单而充满生活气息的习作，在报纸上发表以后，更由于叶圣陶先生的嘉奖而受到鼓舞；但却因“反右派”的打击而沉默多年。直到六十年代才得到重新奋起时，却又由于“文革”十年而又致消沉。

从七十年代后期凤霞的写作才得到重新奋起的机会。至今二十几年来，她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她有惊人的记忆力，从幼小的穷困学艺的艰辛，到成名后的灿烂辉煌和晴天霹雳的打击苦难；数十年的人世沧桑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她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文章流畅感人，自成风格，都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我和我的妻子戴乃迭（英籍）都为她的文章所感动，并都曾用英语翻译出版过她的一些回忆录而感动过很多中外读者。

在这几十年当中，在评剧表演艺术方面，凤霞的舞台形象之美是尽人皆知的；她的新派唱腔成为压倒一切的评剧流派又足以说明她具有音乐作曲的天才，喜剧的华彩，悲剧的凄婉都达到至高的成就。在五十年代，凤霞有缘拜识国画大师齐白石，被老人收为义女。当时由于演出繁忙，未能专研作画，但致残之后，却在绘画方面亦卓有成就。她的水墨花卉近年来和祖光的书法在新加坡、美国、法国、台北和北京都曾有过相当规模的书画展的召开，并于1995年有《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问世。

最为使人震惊的是这部四卷集《新凤霞回忆文丛》的出版。由于凤霞的惊人记忆力，由于她的勤奋，由于她的顽强，从五十年

代开始，至今近半个世纪当中，虽然生活在极度艰难变幻的境界里，凤霞在授徒、社会交往的极度繁忙之余，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伏案写作，至今粗略统计已写了约四百万字。已出版的随笔文集已达二十余册。这对于一个幼年失学的半文盲戏曲民间艺人来说不能不诧为奇迹。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戏曲，曾在舞台上出现过大量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有的甚至跨入大师的行列。但是能够以文字记录自己的艺术生涯、生活经历的却是绝无仅有。许多大师的传记都是他人或后人撰写的，像凤霞这样写出几百万字的生活回忆、艺术生涯的更是未之前见，而且至今而后我们的演员、艺术家都将由学校培养出来，也不会再有所谓“民间艺人”了。我认为即使就世界文学和艺术史而言，新风霞也是“空前绝后”的一代奇人。为她这一部选集写这篇序文，我感到幸福和快乐。

1996.12.24 圣诞节夜于北京友谊宾馆

写了四百万字的新凤霞

——代序

吴祖光

和妻子新凤霞已经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至今还常常对她的表现感到不可思议。一个不明身世、从幼小便被人贩子由南而北卖到天津，辗转落到一户赤贫的人家。然后是为生活挣扎的不尽苦难，七八岁开始便能操劳家务，帮助养父母照顾幼小的弟妹，又居然奇迹般地学戏、演戏；开始挣钱，十四岁便唱了主角，红遍天津；历经战乱，被困青岛；全国解放前一年，闯进北平，在天桥扎下根，迅速地红遍了北京城。而在五六十年代，她的两部电影《刘巧儿》和《花为媒》问世以后，评剧皇后的名声便远远出了国境。

但是接着来的却是长年的不幸，也是从五十年代起，一个个“政治运动”平空压到她的身上。其实对她说来纯属冤枉，所谓“政治”与她本来毫不相干。“被压迫的人民得解放”，她对共产党感恩不尽，哪里会有丝毫的不满，而是只为了她的丈夫响应党的号召提了意见——多言贾祸。而她在压力之下，居然拒绝了上级首长要她与丈夫“划清界限”的指示，便也成了一名反党右派分子。

不停的批判，无休止的检查，再加上沉重的“劳动改造”……而这些负担都是她在日常很繁重的演出工作之外加上去的。就在她受到剧院领导的长时期压迫、摧残之下，在几十米的地下挖了七年“防空洞”之后，又一次奉命下乡劳动、整装待发的早晨，临出家门之前，她终于倒在家门口；又由于医院的误诊，而成了终身残废。

北京戏曲舞台上的一颗明星就此殒灭。她被妖婆江青赶下舞台时是“文革”第一年的三十九岁，整整受了十年折磨而致半身瘫痪是四十九岁。假如没有这场纯属人为的灾难，那将是新凤霞在她的评剧舞台上最为辉煌的锦绣十年。

待到凤霞的病情稳定，“四人帮”也已全部覆灭；但是举国死伤枕藉，一片创痍。凤霞是其中一个伤残者，将如何过她的下半生是她和家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凤霞自幼劳动，从不教片刻闲暇；现在只能长期躺着、坐着，长此以往实在不堪想象。这时她自然地想起在1957年《人民日报》首次发表她的两篇作文《姑妈》和《过年》的情景：那是《人民日报》记者夏景凡到我家来，发现这两篇文章放在我的书桌上，他看了一遍十分惊喜，当时拿走；立即在过后几天的《人民日报》第八版陆续发表了。那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当时文艺界的强烈反响，文坛前辈的叶圣陶先生和周扬同志都找我及凤霞谈过话，鼓励她应当多写。人们很难想象，这个贫民窟出身的女孩，一天学校也没有进过的、在建国初期还是个半文盲的民间艺人居然写出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人认为文章是她的丈夫——我的代笔。但是内行人会看得出，她的用词造句，她的语法只能是她新凤霞的，是任何别人写不出来的。当然，新凤霞写文章是由于我的启发和推动，再是她的错别字太多，开始时我确是帮她修改过的，主要是错别字的修改。

使人无法预料的不幸是正当其时一场专门对付、打击知识分

子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更不能想象的是我竟成为戏剧界第一个头号右派分子！而且立即祸延妻孥，像前面说过的，凤霞由于拒绝了首长动员她和我离婚的旨意，立即也被划为反党的右派分子，等着她的是几近十年的强制劳动以及不尽的打击、侮辱……终至半身瘫痪。

最大的幸运是她保有一只健康的右手，也只有这一只右手保有前半生同样的自由，大难后的不足二十年中，是这只手支持她活下来的。

五十年代初，我和凤霞婚后住在北京东单栖凤楼。那时是建国初期，我虽然被分配在中央电影局工作，但还没有接受什么任务，尽想着找寻快乐。虽然凤霞的演出是繁忙的，终于有一天她全天休息，我在家请了一次客。客人大都是前辈艺术家，有齐白石、欧阳予倩、梅兰芳、程砚秋、洪深，像陈白尘、于伶、盛家伦、袁牧之、黄苗子、郁风就比较年轻的了……齐白石先生是由他的护士武德萱大姐陪同乘车来的，我和凤霞接他进客厅坐下；介绍比他先到的满屋客人与他见面，客人当中只有梅兰芳先生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大家坐定，便发现齐老的目光一直在看着凤霞，有人笑了，但老人仍不察觉。武大姐忍不住了，轻轻推了齐老一下，低声说：“不要老看人家，不好……”谁知齐老生气了，说：“她生的好看，我就要看！”凤霞走前一步，站在齐老面前说：“我是唱戏的，就是叫人看的。您只管看吧。”

满屋一片欢笑。郁风说：“老先生这么喜欢新凤霞，收她做干女儿吧。”乖巧的凤霞立刻叫着：“干爹。”跪下给老人磕头……

老人是真心喜欢这个干女儿的，我至今留着老人赠给我们夫妇二人的几幅画。凤霞由于演出繁重，没有太多时间学画，但是确有几次难忘的学习，后来她都用文字记了下来。

1954年我把父母亲从上海接到北京，老公公也发现了儿媳在

这方面的才能。她也告诉公公由于学戏、演戏，又同时自幼操劳家务，练就一手好针线活；又因为自己做戏衣、绣花，首先要会描花样，这也是绘画的基础。这样，凤霞又得到一个绘画的老师。关于这些，她自己都写了下来，永远不会忘记。但是真正地认真地画，还是在受尽苦难，半身瘫痪之后。

病后的凤霞，终日伏案写作，绘画则是写作之余的调剂。使我十分羡慕的是她的惊人的记忆力，一生的经历牢牢地记在心里，拿起笔便似一股清澈的山泉汨汨的流淌下来；许多往事我早就忘了，但她写出的却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日常生活里，亲友们的电话号码她记住的不知有多少；谁的电话只要问她，张口便回答，不错丝毫。她真是我家的电脑！

凭她的记忆的天赋和自幼养成的勤奋，“文革”结束至今，已经写了不下四百万字的回忆录式的文章，当然还有属于她的专业——表演艺术的方方面面，亲情、友情和理想……

一个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建国初期还属于半文盲的民间艺人，从1980年出版第一本书至今不足十四年，著作、绘画……作出这样的成绩，至少使我感觉惊奇。而且迄今为止，许多戏曲演员的回忆录或其他著作都是口述由人代写。民间艺人没有自己能写作的，再说今后的演员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过去的民间艺人已经是历史的陈迹。新凤霞集演员、作家、画家于一身，实在是空前绝后，这才是真正的骄傲。

新凤霞一生历尽劫难，没有她独具的坚强、忠贞和勇敢，就是活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何况作出这样的成绩。

是为序。

1994.7.26 北京



作者近照(1995年)。

母亲李玉珍。



父亲杨金山。





14 岁时演《天雨花》反串小生左维明。



14 岁时演《潘金莲》。

16 岁在天津演《女侠红蝴蝶》(1943 年)。